

民间采风

# 还你一个大观园

(连载作品)

□吴献党

从慈利县城往北，沿澧水支流澧水上，穿过堰门关，便会走进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商贾重镇——杉木桥镇，走进一个叫做大市的行政村，远远望见一座山，状如鸚鵡，山上古木参天，奇石林立，山的名字就叫鸚鵡岩。

山上，住着一位老人。他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，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来。如今，他沐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梦里，心里装着儿子许愿给他的大观园，每天喝着香淳的高粱酒，站在山崖迎风而立。

这位老人，是我的父亲——一位年满九十一岁名叫吴扬丙的老农民。

世人只知道张家界的美。其实，在张家界，你随便走进一个村落，呈现的都是一处景，一幅画。

我的家乡美，美在地理环境之奇。一座海拔一千米的大尖山和高耸云天的北界，构成两道天然屏障。在两座大山的压迫下，鸚鵡岩似乎变得很娇弱，很委屈。

从山下上鸚鵡岩去，步行个把小时，上坡越岭，右拐左转，有时盘转曲折，有时像拧一颗螺丝那样顺序而行。感觉似乎尽头，陡然又是一个迂回，大圈套小圈，圈里还有圈。鸚鵡岩仿佛成了一个盛装珠宝的匣匣。

山里人住的是吊脚楼。吊脚楼全是杉木、枞木构造，就着山势而建，张扬着山的个性。吊脚楼典雅、古朴，古朴得就像我爷爷留下的那张木犁。

我家的吊脚楼建在山崖下。屋当头是鸚鵡咀，前面是战马溪，左边是青龙凸，右边是白虎坡。每一地，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而且，这些地方，除了长草长杂木，尽长岩石。岩石全是大青石，形状怪异，有的像龙，有的像马，有的像虎。凡十二生肖，山上应有尽有。如今，十年退耕还林，抬眼是树，望去是林，这些石头宝贝疙瘩深藏不露。

鸚鵡咀是鸚鵡岩地名的由来，数不清的大青石天然形成。平地处，长鸡窝草，石缝间，长出一棵古松。传说鸚鵡鸟常在此歇栖。鸡窝草像蒲团，坐上去柔软舒适，古松状如华盖，挡雨，遮阴。小时候，我常常偷偷躲在鸚鵡咀上读书，看山下万丈深涧，看远山云卷舒，也看日出。

我曾写了一篇《河之物语》来歌颂我美丽的家乡。这篇散文荣获2014年度湖南省副刊评选散文金奖。我写的这条河，就是战马溪。

家乡人把战马溪都用一个代称：河。在我的记忆尽头，战马溪在两个村庄分界处的谷底蜿蜒爬行，像一条小溪那样细致和秀气，只要看到两岸高耸的峡谷，你就能想到它曾经的浩瀚和壮阔。那阴森森的峡谷高数十丈，两岸相距百米之遥。传说峡谷是河流的前身，那时，她该是何等的汹涌澎湃。河流的源头来自远山深处，它又属淡水的一条支流，沿途都是大峡谷。河段与地界为名，往上游去，它有别的名，往下游去，它又有不同的名字。河流的名字爬过了石头、孤松和长满水草的河岸。河流让我变得温情，在我的暖流细浪里，我感受着人生的风平浪静。

家乡美，山里人不觉得，父亲不觉得，就像掠过一阵风，山还是老样子。他们把它视为穷山恶水。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早已司空见惯，眼里只有五谷杂粮，只有稻米、苞谷、高粱和荞麦。父亲在意，是家族红色的家史。山上，百十号人家，一户李姓，外来户，再也没有杂姓，都是老祖宗吴名上开枝散叶。吴名上之上又是谁？传说是吴三桂的后人，但无从考证。据风水先生

讲，单从我家的屋场看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地势奇特，必出武人。对此父亲深信不疑。确实，家族从未出过秀才，没有一家子女考上过大学，走出去的全是军人。我的外公是抗美援朝志愿军，牺牲在朝鲜战场，两位大伯是老红军，解放后到处被请去各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，五叔是解放初期的铁道兵，六个堂哥都参军入党，一位当特务连连长，一位在东北部队当志愿兵，担任司务长，还有一位在老山前线火线入党、荣立三等战功，后来当了营级干部。如今他们都转业在县城工作，年轻的侄儿们就更多了，像赶趟儿似的，一个接一个地投身军旅。

在中国的版图上，鸚鵡岩应该属于最有特点的居民小组。土地面积分布全村最大，形成一大奇观：半田半地。田在山下，地在山上。山上，土地肥沃，这里一块，那里一块；山下的农田，一丘丘，尽是水田，秋天里，金黄叠浪。下山种田，路途遥远，常年肩挑背负。曾一度，山上的年轻后生找不到对象，大部分人家便把吊脚楼拆了，把家搬下了山。改革开放后，年轻人在沿海打工，赚了钱，首先做的是把房屋建在山下，山下高楼林立。山上，只有三五户人家，念旧，舍不得山上的资源，至今住在山上。

父亲心里盛放着这块根土，成了山上年龄最长的留守老人。那山，那水，那地，已经一缕一缕，一块一块地被扯碎了，飘散了，什么都不剩了。

那是岁月的风。父亲看不到自己，看不清自己，他天天惦记的是儿子要送给他的一个美丽的大观园。

二

在我的亲人中，我把父亲列为最爱。从俗里讲，他官至生产队长和村林场场长，六、七十年代的社员们爱戴他；往雅里说，他多少算个文化人，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，毛泽东选集中《愚公移山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为人民服务》三篇文章，是当年人民公社组织广大社员学习的老三篇，父亲倒背顺背如流。

父亲只有高小文化。他一生正直，心地明亮，做梦都想成为一名中共党员，可他至今站在党的门外。他给我大哥取名献爱，给我二哥取名献军，给我取名献敬。父亲说，他再多个儿子，一定要取名献国。意思是他的儿子要爱党、爱军、爱国家。

人生无常，一个人的命运不是由自己的意愿左右，大哥老实巴交，在农村务农；二哥四十一岁那年打工，被人谋杀在广东；只有他的小儿子我，给他带来些许安慰，参军入党，转业回地方后，当了记者。

父亲为啥没有入党，我在写父亲《岁月的证明》一文提到过。那时是农业学大寨，大搞水利建设，全乡社员战天斗地，在内山修筑塔塔水库。生产队有一位叫李姓的中年社员，人长得五大三粗，力气大，能双手举起一个炼麦子的石滚。可因为一位剃头匠，从老界上偷了一头猪，在他家杀了。事情败露后，李成了窝藏罪，被青年民兵捆得九死一生，戴着纸做的高帽子，胸前挂着十多斤重的黑牌子，整天在工地上被批斗。父亲是生产队长，担心弄出人命，便在夜里悄悄放了人。公社干部找父亲要人。父亲说：李究竟犯了多大的罪，你们把人快捆死，人弄丢了，反过来找我我要人，我生产队已失去了一个好劳力，工程任务完不成找谁算？

父亲的反驳让公社干部十分恼火，自然被列入批判对象。丙队长出名了，在全公社的大会上作检查。父亲当时是入党积极分

子，写了入党申请书，组织上正考察他。这下子，入党泡汤了。不仅如此，有好事者，写信到海南岛我堂哥所在的部队，说他叔叔有重大的政治问题。堂哥当时代理排长，是部队发展的提干对象，被迫退伍返乡。好大一阵子，堂哥恨死了我的父亲。当然，还有我的哥哥献爱，那年考上了空军，政审时也被否决。

三

母亲四十岁那年生下我。我生下来足足有十三斤，又胖又白，很多人惊奇。每当抱出去，乡邻们说，瞧，多白的一个胖小子啊！这时，母亲就甜蜜地笑，父亲也笑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一直恨父亲。小时候，我是孩子王。那时虽然穷，生活困苦，但农村文化活跃。乡里常打渔鼓筒，三盘鼓。谁家做红白喜事，还要搭台唱花灯。我最喜欢的是看电影。公社电影院到各大队露天电影，这家放了下家放。村连着村，山连着山。常常，不管路程有多远，我跟伙伴们打着火把赶，看了一遍又一遍。我冒充电影里的胡汉三，跨着自制的木手枪，双手叉着腰，打着赤脚板，一声喊：老子胡汉三又回来了！于是，伙伴们便前呼后拥，跟着我冲锋抢山头。

我干尽坏事，偷王寡妇菜地里的黄瓜，偷大队林场地里的落花生和树上的雪梨。扯猪草时，每次玩到天黑，偷生产队田里的红花草。父亲知道后，给我的总是一顿毒打。棍棒不知打断多少根，打得最多的工具是他那根长长的竹杆烟斗，专打我的屁股，常打得青一块紫一块。一次，我一边哭一边喊：

为什么别人搞得我搞不得？父亲吼：你是我吴扬丙的儿子，就硬是搞不得！我恨透了父亲。父亲常常组织社员开会时讲话，总是说这个同志那个同志的，我便恶毒地顶撞父亲：吴扬丙同志，你当个生产队长、林场场长有什么了不起，老子长大了要报仇，要翻身！小小年纪敢称老子，还要报仇，反了天了！话音刚落，父亲长长的竹杆烟斗，打得我屁股开花。

虎毒不食子，我一直怀疑父亲没有人性。十四岁那年，父亲叫我到大凸地里砍烟花。烟花是我的主要经济来源。青油油的烟花，一百多，使劲疯长，一人多高。也许是仇恨父亲，也许是不小心，我左一刀，右一刀，把烟花砍多了，烟花全成了半杆子。父亲简直要发疯了，大声呼喊：你这个血条子，砍烟花砍多了，那是我的心肝，是我一年望到头的血汗啊！父亲的双大手，抓住我的衣领，把我提拎起来，父亲力气好大，像提一只小鸡一样，把我按在地里打，打得我叫天喊地。母亲听到哭喊赶来，跪下来，抱着父亲的双腿，苦苦哀求：孩子他爹，孩子他爹，打不得了，那是孩子的命啊！母亲好不容易拦住了父亲，搂着我号啕大哭。打在儿身上，疼在娘心上。我不知父亲是否后悔下手太狠，也不知父亲是否心疼，父亲背着双手朝地走，一边走，一边回头，恶狠狠地说：再干坏事，就打，就打，往死里打！那一瞬间，我看见父亲的眼眶滚下泪水。

父亲对我严厉管教，我仇视父亲。然而，父亲的慈爱，却让我受益终身。读小学三年级时，我到堂姐家与我一般大的外甥玩捉迷藏，不小心掉进堂姐生产队公屋里被废弃的红薯洞，红薯洞有两丈深，浸了半洞水。我穿着棉衣棉裤，意外地从洞底浮上水面，头和脚使劲顶着洞壁，大喊救命。幸好堂姐正在池塘洗衣，赶来用稻谷耙子把我扯

上来。我昏迷不醒，病了整整七天。事后，父亲对母亲说，人一辈子到处会碰到水的，必须让孩子学会游泳。我家住在高山上，下山要步行一个小时。山下有座大水库，水面碧波荡漾，常常有水鸭子和不知名的小鸟在库面上戏水，飞来飞去。那年夏天，父亲迫不急待地带着我来到水库浅滩，我和父亲都脱了个精光。父亲抬着我的下巴，叫我学狗刨式。不几天，父亲把我抱到深处，陡然松开手，为了活命，我拼命使劲扑打。只有一个夏季的苦练，我竟能轻松地游到水库对岸。为感激父亲，1988年我在海南日报上发表了散文《游泳》。我这样写道：人生就是一条长河，我感谢我的农民父亲，是他让我学会了游泳，海南岛四面环海，我成了一名光荣的舟桥战士，能在大海中奋勇搏击！

四

读初中，由于偏科，只喜欢语文，准确一点说，我只喜欢写作文，没有考上高中。我垂头丧气地回家，担心父亲责骂。可父亲没有责骂我的一点迹象，而是叫母亲炒了一碗黄豆，喝起高粱酒来。每喝一口，眯着眼睛，摇头晃脑，快活得像神仙。原来父亲心里早就有他的九九九九，压根儿就不指望家里能出个秀才。他听信风水先生的话，山上只出武人，不出文人，这是天命。父亲一心只指望我去当兵。

那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，霜落，朔风乍起。果然不出父亲所料，我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可父亲突然像打了霜的茄子，蔫了。因为与我同时考上的有大队老支部书记的儿子。而名额一个村只有一个。当时，大队老支部书记的大儿子还是村里民兵营长。老支书扬言：我为党工作了几十年，送子当兵，报效国家，儿子当兵铁板上钉钉。父亲只是个小小的生产队长，拿什么跟人家堂堂的老支书去争？

那几天，父亲喝酒，酒量大增，高度的高粱酒，喝了一杯又一杯。喝完酒就骂母亲，斥责不是菜里面盐放多了就是放少了，说母亲炒了一辈子的菜，没有一点进步，没有吃头。骂完，就坐到火坑边抽他的叶子旱烟，把长长的竹杆烟斗敲得山响。对父亲顺从的母亲无端被责骂，很委屈，常躲在灶门口悄悄抹眼泪，我知道父亲为我当兵的事发愁，我也急得六神无主。

过了几天，父亲对我说：儿子，听说乡武装部长当过兵，也姓吴，按辈份，你应该叫声爷爷，我家穷，拿不出像样的礼物。你长得门板高，有把力气，你去给他家做几天功夫吧！

我听父亲的话，去武装部长家打了一天煤球。抽空，我把我为母亲的一篇作文给家部门部长看。我用作业本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几页。我写母亲的美，只有村庄知道，炊烟知道，农具、六畜、五谷知道，父亲、哥哥姐姐，乡邻们知道；我写母亲一生都佝偻着，多病、寡言，像田间的一棵苦苣，卑微地绿着；我写母亲，一生爱的不多，恨的也不多，她只爱她的土地，土地上的禾苗，只爱她的丈夫和六个孩子，再多一个，她都承受不起；我写母亲在灶门口烧火打摆子，我担心母亲死掉，吓得哇哇大哭，我写母亲的一滴泪如何如何从眼眶里、从眼角、从鼻梁、从脸上滚落下来。家部门部长读着读着，我看见他的眼眶湿润了。

我终于如愿当兵了，理由是我是初中文化，写得一手好作文，而老书记的儿子是小学文化，年轻一岁，可以来年再考。（未完待续）

平凡人生

# 爱的传递

□原著：瑞西亚 罗伦 [美国] 编译：李克红

当我从珍妮佛太太家里出来的时候，雨才刚刚开始下。珍妮佛太太让我带上雨伞，但我觉得这不需要，因为毕竟我家就在前面不远处。

当我来到马路上时，雨很快大了起来。在这段小镇郊外的公路上，没有任何一处可以躲雨，我只能用手掩在我的额头上往前跑。我希望我能在雨把我全身淋湿之前抵达前面的一座废弃加油站，我可以在那里躲雨。

当我冲到加油站的时候，从另一个方向也跑来四个人，他们也是过来躲雨的。看上去，他们应该是一家四口，一对夫妇和两个男孩。大男孩顶多十三岁，小男孩看上去顶多六岁。他们紧紧地挨在一起，躲躲加油机的后面。

我们相互问好，事实上我并不认识他们。我是在半年前跟着我的丈夫盖理从亚弗列镇来到这里的，盖理在这里办了一个塑料厂，我们租用的厂房就是珍妮佛太太的财产，所以珍妮佛太太算得上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，准确地说是我唯一认识的人。

风雨越来越大，雨点使四周的一切都发出了猛烈的声音。他们四个人只有那个男人身上有一件雨披，他把雨披脱下来，披在了他的妻子身上，他说：风很大，或许它会把你吹感冒。他的妻子扭过头来看着他，然后温柔地握住他的手，但是很快，她把雨披拿下来披在了大儿子身上并嘱咐说：约瑟夫，我把雨披盖在你身上，但你也要学会保护弟弟！

那个名叫约瑟夫的男孩点点头，把更小的那个男孩搂在了怀里。他问那个小男孩说：哈利，你还冷吗？

冷。小男孩回答说。约瑟夫就把雨披脱下来，披在小男孩的身上，然后再紧紧地搂着他。现在还冷吗？他又问小男孩说。

现在风吹不到我身上了，不冷了。小男孩说，谢谢哥哥。

约瑟夫朝小男孩笑笑，把他搂得更紧了。突然，小男孩挣脱了哥哥的手，他脱下雨披冲进了雨里。哈利！你干什么？那个女士和那个大男孩都这样喊，快回来！女士想冲进雨里追去，但她的丈夫却拉住了她并轻声说：不要去！

我意识到或许小男孩是为了完成某件重要的事情，而显然，他的父亲已经看懂了他想要做的事情。他想要干什么呢？我也很好奇，我往小男孩的前面看去，但那里只是一片空荡荡的水泥地，除了几块散乱放在地上的砖头之外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直到小男孩停下脚步，我才看到他面前的水泥地面上，有一棵小野草从水泥裂缝里长了出来，它的顶端还开着一朵淡红色的小花。

小男孩从地上捡起几块砖头搭在小野花的周围，然后把雨披盖在了上面，最后又捡了几块砖头压在雨披的周围。

小男孩满脸是雨水，但他满脸微笑。在他跑回棚子里来的时候，我好奇地问他：你的爸爸把雨披给了你的妈妈，因为妈妈比爸爸弱，你的妈妈又给了你的哥哥，并嘱咐哥哥照顾你，而你又比哥哥弱，所以最后哥哥把雨披给了你，你为什么不要珍惜他们对你的爱，却把雨披用来盖小花呢？

如果我不盖住它，它就会被风雨击散。小男孩说。

我突然明白了，他不是不珍惜父母和哥哥对他的爱，而是把爱转移给了另一个比他更弱更需要照顾的小生命。

这一家人使我吃惊。他们传递的不是一件雨披，而是一份爱，他们在一件雨披的传递中完成了一次爱的教育。要学会照顾比我们弱小的人，包括一朵花。

# 一只猫

□覃儿健

在家宅了月余，我终于开了店门。从军声画院到中信证券这一条街面，除我与邻我们六家店外一小超市开门外，其余皆店门紧锁，街面十分冷清。

正当我在店里打扫卫生时，一只黄白相间的猫在门口咪咪叫。我热情召唤牠进店，牠只是不肯，叫一阵蹒跚朝胡师傅三下锅门口走去。我因忙着自己事，便没去理会牠。

时隔三日，我坐于店中，忽又闻声声弱弱的猫叫。我索声寻去，便见那只猫正伏在胡师傅三下锅店门口哀哀叫唤。我这便想起胡师傅三下锅原本是有一只猫的。那时胡师傅三下锅成天食客盈门，那猫自然也活得滋润，整个儿毛色光鲜，滚瓜溜圆。无疑这猫就是那猫。而此时这猫体弱毛长，瘦骨嶙峋，叫我断然不敢相认。

胡师傅三下锅店门口依然挂着一柄拉杆铁锁。想是春节放假时店老板没将猫带回家，没想到后来疫情暴发，餐饮业迟迟未能复业。如此算来，敢莫这猫至少有一月时间未曾进食耶？其饥肠之辘辘生命之奄奄可想而知矣！

猫盯着门上铁锁声声叫唤。从猫的叫唤声里我分明读出一个生物对死的不甘和对生的坚守。我心生恻隐。赶忙跑到上邻超市花五元钱买来两根火腿肠。我记得猫是可以吃火腿肠的。我剥出一根送与猫。不料猫闻闻，不吃。再闻闻，还是不吃。这如何是好呢？

我忽然想起凤湾桥下有一个宠物店，宠物店里必然有猫粮可卖。我赶忙跑到宠物店一看，真是糟糕得很，宠物店也关着门。门上贴有一纸条，书曰：

疫情期间，暂不营业。情急无奈，只得再回超市讯老板娘，问老板娘有无猫粮。老板娘说：猫粮倒有，只是不多了。因自家猫儿要用，只能匀你一点。

我捧着半勺猫粮，匆匆赶回胡师傅三下锅店前。我担心猫去了呢，不料猫还在那儿哀叫。

我将猫粮投于地上。猫迅即大口拾吃，一忽儿便吃光了，且将地面都舔了个精光。

看得出，猫只吃了个小半饱。但猫还是站起身，用身子蹭我裤腿向我表示感谢。

我对猫说：你先别蹭我，咱们还是祈求这疫情快快结束吧，好让你家老板快快复业。再不然，我也没法。



春李昊天摄



# 抗疫抒怀

百业瘫痪 灾疫蔓延 病毒肆虐 防控艰难 武汉封城 春风浩荡 疫情肆虐 防控艰难 医护人员 英勇奋战 众志成城 共渡难关

二

□张念升

古风新韵